陸堂詩學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

瞻卬召旻共十則
書大雅後
五嶽考附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錢唐高衡紳[?]雲　受業周伯尊仝校

民勞 四則

序說召穆公刺厲王集傳改爲戒同列文義固合而三章已後自屬戒王語猶夫家父節南山以刺尹氏未嘗不陳戒於王也

服虔注左傳穆公虎召康公十六世孫按成王至厲凡九王召康公至穆公何以多至十六世又史記召公十五世爲繆侯繆侯七年當魯隱公元年知服注之妄也周語召公諫王韋註以爲召穆公虎可證序說有因

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終余謂榮夷好

利不足與言詩當爲虢公而發二虢乃周初最有功者故云無棄爾勞以爲王休也大紀云時荆楚寇于南玁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然則篇中所云民亦勞止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柔遠能邇者槩可想見

以近有德戒王遠小人而用君子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鄭箋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集傳改云王欲以汝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汝不如鄭箋質實有味

板 六則

小序凡伯刺厲王也或云徧考史籍厲王時未見有凡伯事

余謂即共和之周定公也定公齒長于召穆故宣王初年致
政而去詩中亦明云老夫灌灌匪我言耄也詳見瞻卬召旻
篇首

上帝板板毛傳反也後儒推衍紛覺未安下章以蕩蕩爲廣
遠之貌則板板者高峻之貌也

無爲夸毗毛傳以體柔人謂巧言色莊而陰以比附乎人也

善人載尸極合監謗時情景民之方殿屎當依說文作唸吚
今本從鄭箋其悞起于石經喪亂蔑資謂無所倚藉也

東萊曰天之牖民章告以爲治之本价人維藩章告以爲治
之輔余謂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如壎篪之相應圭璋之相合
取攜之甚便迂仲推衍毛傳已無疑義下章价人維藩五句

宗子維城三句當分兩截講

昊天曰明四句得橫渠闡發乃見造語之精朱子語録云天體物而不遺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又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按此詩憂國憂民忠誠可貫金石而所以言天者其學識絶人如此故能勝攝政之鉅任致共和之賢聲論文義則板勝于蕩論體製則蕩勝于板要之皆絶作也

左傳昭十三年城成周魏舒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据此則共伯干位與姬

公踐阼皆流傳而失其眞

蕩 五則

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義猶可通又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頹濱以爲非詩之本意說固當矣乃蘇傳于蕩蕩四語亦未得旨詩謂蕩蕩乎其德之廣大者上帝也乃下民之主宰反此而急疾用威則其命多邪僻矣假上帝以斥厲王蓋興體也天生烝民四語即康誥惟命不于常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之意蓋望王以永保天命也歐陽本義謂天有初無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固屬曲說詩解頤謂其初命性皆善終乃自暴自棄亦求深而反失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所以申明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之意初

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覯李杜唐人以漢武當明皇飛燕當太真所由自命大雅矣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謂衛巫監謗榮夷專利也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謂善惡不兩立汝有秉義之善類則彊禦者多怨之而采無根之流言以譛去之日知錄云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

讀天不湎爾以酒一章知康成以小宛賓筵二詩改剌厲王者其據在此然厲王失德首在貪暴參觀國語情勢自明若幽王乃亡於酒色耳

内奰於中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也覃及鬼方諸侯不

享荆楚冦南淮夷冦東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皆是也按鬼方不詳其地唐書以鬼方爲突厥之先据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而太王避狄仍云熏鬻不云鬼方知其說妄矣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後漢西羌傳云武丁伐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蓋以殷武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爲据然詩文推述成湯非高宗同時事亦不足信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据此則高宗之伐荆楚其黨與乃鬼方也且洞庭迤西沅辰黔中之地俗尚鬼巫貴陽輿地記云本西南夷羅施鬼國竊謂秦之黔中郡在周爲楚屬夷在殷爲鬼方近閱楊用脩黔省試録序首云貴州古之鬼方說與余合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篇末揭出全旨以紂爲鑒可悟詩作於厲王時周自穆共以降皆無大失德也

抑 六則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史世家衛武即位在周宣三十六年序旣以賓筵爲刺幽不當復以抑戒爲刺厲鄭譜亦分屬二王豈其中無卓見耶朱子据楚語定爲自儆然三復其詩亦有戒王語史記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葢其所戒乃平王也

靡哲不愚即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首章大旨即以主敬爲脩德之要次章乃詳言之脩己治人道不外乎敬慎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直用周頌成語葢有不忘前王之意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按詩言有覺者凡二斯干有覺其楹言楹之
直而大也故毛傳以覺爲直鄭箋以覺爲大朱子兼用之嚴
緝引釋文覺悟之語謂有覺悟者德行也陳東滙解戴記緇
衣云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說雖小變意皆近禪
其在於今二章述近今之失德者以爲戒而欲王之法古謹
身安内攘外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謂不能廣求先王之
道敬恭而明法之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隱指驪山之禍用
戒戎作戎謂西戎
質爾人民三章皆自儆之辭蒙一二章威儀而言又以謹言
愼獨爲要也
辟爾爲德至末皆戒王之辭或疑爾與小子不可稱君試觀

天保詩顯然爾君而周公於成王其稱小子沖人者屢矣按史衛武沒於平王十三年詳味篇中所云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者必為平王而發但為之戒則可謂之刺則不可据楚語倚相所云似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据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二說不同然篇中有云亦聿既耄八十九十曰耄當作於平王即位之後說是詩者毛韓異義其云作自衛武則一也以世次言在召旻後而平王兼得有大雅矣

桑柔　八則

逸周書芮伯稽古作訓此未足憑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一章謂周芮良夫作周語載芮良夫諫厲王事序說芮伯刺厲固無可疑地理志臨晉縣芮鄉故芮國蓋西周畿内之諸侯也然先儒說此詩猶多未盡之旨

四牡騤騤三章言虢公喪師而四夷交侵也觀所云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其義自見歐陽本義謂厲王無征伐之事極詆鄭牋按竹書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於犬丘皆事之可信者後漢西羌傳亦詳載之歐公偶未之照耳

爲謀爲毖二章言救亂需人而歎王之遺賢也豈有既謀且毖而反以長亂者蘇氏之說非是當云謀之毖之則亂雖大

而自能削平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左傳北宮文子引之解云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本屬濯身杜註泥鄭箋悞解爲濯手執熱猶云當暑觀周興嗣千文執熱願涼及杜詩中執熱露白頭其義可見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與執熱二語同是比體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荓乃竝字之訛謂民有肅敬之心者竝以爲才能不逮而廢棄之此其所以甘心力農忘情國是也

天降喪亂二章言流亂之禍由於輔相失人也滅我立王非共和以後決不如此措語厲王在彘連歲大旱故云降此蟊賊稼穡卒痒也具贅卒荒一語雙承具贅承滅我立王所謂君若贅旒然也卒荒乃憂旱之語俾民卒狂雖以剌厲於國人攻王者亦無怨辭

瞻彼中林二章追述監謗之事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蓋反詰之辭

維此良人四章深罪榮夷之專利又以傷王聽之不聽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心已喜亂矣寧可復爲荼毒乎征以中垢集傳未詳解頤新語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由中而發也余謂不當指民直言小人所行皆胸中垢穢之事反予來赫當從張子說謂我反來恐動也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從此赫字翻出民之罔極民之回遹皆顯斥叛王者而實由小人致之職競用力謂強暴之人也職盜爲寇謂聚斂之人也旣作爾歌有口誅筆伐之意

一詩演至十六章二雅之傑出者首四章隔句協韻法尤巧變然亦從雎詩得來子美五七律雖不協韻之仄字亦必分上去入不沉潛反覆於三百篇而欲求詩律之細無是理也

雲漢　六則

皇甫謐世紀云宣王二年始旱至六年乃雨此不足信金氏前編但書六年大旱竹書標二十五年事觀詩之英銳踔厲當作於宣之初年且詩明云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而竹書云禱於郊廟遂雨者亦爲不合

春秋桓王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姓叔字不可通稱桓五年距宣王旱時已在百年之外序云仍叔作詩者妄也

余謂此雩祭之樂章詩人承王命而爲之春秋凡書大雩傳

皆云旱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汝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注云吁嗟求雨之祭也自晉及隋雩祭皆歌雲漢通典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皂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梁武帝十五年定祈雨七事舞童皂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熊朋來經說云余之爲瑟譜也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於咏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吠不敢附於譜中若禜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蔕剜其中一以奉

盛一以奉體朱衣伐鼓于門祭畢啓門屢獲開霽此古禮之有驗而可行于後世者

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按唐天文志建午之月一陰生而雲漢上升建子之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今首章云雲漢昭回次章云藴隆蟲蟲五章云旱魃爲虐我心憚暑可知宣王之時夏秋俱旱矣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按魃字从鬼魃魅之屬不得云南方之人魏書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既謂之怪自無定形

索鬼神而祭之是詩可云備矣自郊徂宮外內祭之尊者靡神不宗虞書之禋于六宗也羣公先正月令之雩祀百辟卿士也近而社稷遠而四方山陵川澤之神一無罣漏然昊天上帝之外未嘗言及五帝余故謂五帝之祭秦禮也漢儒竄入周禮始于叔孫通之迎合漢高成于劉歆之附會新莽鄭氏注經乃沿襲而不知其謬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或說乃蘇氏也極得宣王憂民之意宋仁宗時大旱欲降詔楊察進艸未稱旨乃更其辭曰朕不敏于德不明于政俾茲災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于人孰若移災于朕是即寧丁我躬義疏

寧俾我遯所謂避賢者路也靡人不周古人皆訓忠信爲周

無不能止謂忠信可以止旱也何求爲我以戾庶正謂何所圖謀以告我而定庶政也末二章極言廷臣之忠誠而有求助之意漢世凡遇天災歸咎三公宰相福謙禍盈殊昧其理

崧高烝民共十一則

贈行詩推此爲開山手崧高功勝于德烝民德勝于功立言而依於功德斯不朽矣

毛傳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毛公不數中嶽嵩山讖最超卓詳見余五嶽考

維嶽降神其意與㲋邪巨跡何異而措語自覺其醇生甫及

申作詩用一陪賓古今同此機發鄭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其說可從東萊駁之非是逸齋補傳從鄭氏註禮舊說即指仲山甫竊謂山甫之與吉甫同一字也稱字稱國雖可不拘獨不嫌已字相混乎孔疏云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余按揚水詩戍申戍甫甫侯子孫當平王時其國猶在甫一作郙上蔡有郙亭

林氏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變蓋出于不備之方余謂召西戎者即申侯也夫自姜嫄而太姜邑姜及宣王姜后孰非與周賢媛而幽王終受外戚之禍則已之涼德致之也君子豈可以申伯之

封謝等于王氏之竝侯乎

林氏又曰先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爲南國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内而宣王始分封之以扞城王室楚之經營北方也大氐用申息之師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强秦在前强宛在後此危道也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余謂据林氏說則平王之戍申亦未可厚非矣嚴緝謝城在棘陽申謝其地相近路史棘陽城在唐之湖陽西北歐公謝絳銘云謝本黄帝後周滅之以封申伯孔疏謂申本侯爵宣王命爲州牧觀詩所云式是南邦文武是憲事或有之曹氏謂繼召伯之職則不然篇中土功田賦一一定自召公其未耄老可

知矣

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申伯之功即營謝之功往近王舅近本已字之訛宋毛誼父六經正悮云說文作釿今作近形似而訛爲近也

余閲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据酈緣生述征記中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寧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按仲古通中中山城即古唐國疑仲山甫爲堯後裔而他書無可參驗困學紀聞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見唐相權德輿集余以國語穆仲薦魯孝公事參觀頗覺未合路史虞

仲支孫卿于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較前二說似有根據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
也東萊讀詩記罘嘉維則章備舉仲山甫之德王命仲山甫
章備舉仲山甫之職集傳亦從之余觀所云式是百辟王躬
是保特可知其以樊侯入爲卿士耳曰纘戎祖考同韓奕詩
可爲路史左証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
于齊特可欺不學之王鳳
或問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非所語于宣王之世曰先儒論之
詳矣保者不愧不辱之謂非但全身遠害已也揚雄云明哲
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所見稍差一生乃爲數
語所累愛莫助之黃實夫云助每生于所不足語最有味

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按史記齊世家獻公遷都臨淄當夷王時與傳不合朱子云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理或然也

据竹書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與王錫申侯命同在七年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在十二年今以史記參之宣王十二年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余謂仲山甫徂齊定齊亂也當在文公未立之初故吉甫有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之句城齊即爲文公而城竹書在七年者非也

韓奕 七則

崧高明言以贈申伯烝民明言仲山甫徂齊以慰其心而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已爲鶻突是詩復云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朱子辨不尹吉甫未有据既爲天子錫命諸侯乃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愚謂入覲錫命宣王之雅娶妻擇壻可當韓國之風

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鄭箋韓後滅于晉蓋因晉有韓原而臆爲之說据外傳史伯語鄭桓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鄭桓爲司徒在幽之八年則當宣末幽初韓國自爲狄滅與晉無涉

馮嗣京名物疏云同州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

吾爲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太王所踰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按馮説韓城于詩不合若禹貢冀州治梁及岐之梁山即晉望之梁山也其説不訛

嵩詩説因顯父餞之句遂謂此詩顯父所作余謂顯父即蹶父蹶爲氏而顯爲字也觀下文先言娶妻後言擇壻知三章之倒叙矣維筍及蒲鄭箋筍竹萌也孔疏引臨人注謂深蒲始生水中亦可爲菹有貓有虎補傳云貓以食田鼠虎以食田豕甚謬爾雅虎竊毛者謂之虦貓是也竊義同淺貔熊皆猛獸白者貔黃者羆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安由不知韓城所在故強

爲訓釋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帥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可證燕爲召公之國而末章所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者與首章纘戎祖考自爲照應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十里合觀三書知韓城本在冀州界不當牽合同州之韓城

其追其貊說文貊北方豸種地里考云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濊貊之屬追則無考或謂追取牟追之義乃三韓中之弁韓也或謂追同堆若句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爲保障之所奄受北國黃氏曰今洺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眞定鼓國槀城西𦾛肥國皆白狄也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謂國中之經晝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謂屬夷之貢獻

江漢七則

小序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魯詩說云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按史掌贊命說似可從然觀常武詩王命尹氏集傳謂即吉甫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則序說有因何必移尹作籀耶黃實夫云此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之時所作初則整師而出非邀功特以淮夷作亂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論賞次則論定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

史遷周本紀宣王十二年之前事皆失載可知遷之不嫺于詩竹書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皆在六年金仁山前編皆在二年今亦不能臆斷但觀篇中有云無曰予小子似即位初年詩嚴緝云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兼難服從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余謂嚴氏之說不然周宣之世戎患爲甚力征者數十年屢勝屢敗卒無成功若

方叔之于蠻荆則不戰而服者也蠻荆來威繼以徐戎徐方來庭繼以淮夷東南之師雖命將不一人其功總成于召穆故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曰于彊于理至于南海漢儒編詩亂其篇次故竹書記事亦悞其先後實則召公旬宣而南人已不復反矣豈若西戎殺秦仲姜戎敗王師當中興時已釀周幽驪山之禍

渤海胡氏曰江漢合流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在江夏界孔疏謂大别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别山山之北漢口是也去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余謂詩言江漢即所見而賦之亦取江漢朝宗之意以爲興必辨漢之何地入江說詩者自生支節

豐城朱氏曰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徹四方之彊土將以復井田之舊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安小國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利小民此一條在詩解頭中可謂從大處立論、

告于文人据書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當指召虎先世

錫山土田曹氏曰召乃康公分陝之采地宣王又以岐周山川益封召虎余謂曹氏所說與詩相反王屋之采地乃召穆公所加錫也於周受命自召祖命鄭戕以爲在岐嚴緝以爲在豐華谷之說當矣然而詩人之意特爲命召穆公作伯猶召康公之職耳

作召公考詩故云考者成也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有郝敦銘銘文一百七字歐陽集古錄云郝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集傳亦引此為據余謂不徒作器直謂作廟既成大戴禮諸侯釁廟篇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召公廟始在岐陽至此乃建于王屋舊說皆未詳覈

讀後三章君臣責難不減虞廷賡歌必以為宣王之變大雅吾所不解

常武 九則

或以常武為奮武之訛非也先儒不計篇次當在江漢前曲

徇序說試思有常德以立武事云何可通夫武王之頌爲大武康王之雅爲下武宣王中興自可題爲常武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武備不容一日弛也迂仲逸齋之說俱未可從

集傳宣王自將葢本鄭箋竹書之說實則詩人于功成之後歸美廟筭耳觀首章曰王命次章曰王謂顯是承詔而出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孔疏王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爲元帥又命太師皇父監撫軍衆其說是也南仲即出車篇之南仲鄭箋以南仲爲皇父之太祖春秋隱九年天子使南季來聘杜注南氏季字也然則南仲之氏姓東遷猶存必非皇父先世一皇父而或以爲尹姓或以爲南姓何說經而淆亂至此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休父以天地之官而爲大司馬詳見
楚語三事就緒謂南仲爲將皇父爲監休父爲司馬三卿皆
有成績也此句點清臣勞後四章乃東調聖武鄭箋三農之
事皆就其緒字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
高彪之箴曰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
計策六奇五間總兹三事謀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据十
月篇之擇三有事兩無正之三事大夫直以三事爲三卿
王舒保作集傳未詳舊說連下匪紹匪遊讀其義愈晦竊謂
作業協韻文義當截住另講有尊嚴之天子在上而徐戎乃
敢稱王以爲羣舒之長此其罪之當伐也檀弓徐容居曰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在春秋猶然帝制自爲爾時之僭

妄可知矣徐國在泗州臨淮之間羣舒在廬州及鳳陽壽州境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爾時之服從又可知矣以保作爲安行于義未允保即左傳齊侯見保者之保保作之義猶夫南越呂嘉畔漢發兵守要害處也如此則師出有名而下章所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者義不相悖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遊騷協韻與江漢之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文則同而義小異謂匪遣使介紹亦匪無故遊行特以徐戎驕動之故而惕以軍威耳

鋪敦淮濆謂置斥堠于淮水大防之上截彼淮浦截流而渡也濯征徐國滌其舊染咸與維新之意

或疑王曰還歸顯然自將何爲故反舊說余謂大將在外雖

事可專制而班師必奉王命也然說詩何必如此粘滯末句之旨特以美宣王之不黷武而與首章之惠此南國次章之不留不處相爲照應已耳

陳少南云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余謂常武明言濯征徐國徐方來庭與淮夷何涉而必屑屑焉分淮南之夷淮北之夷經義所以求明轉晦也

篇中王謂尹氏祇稱氏族序所以不言吉甫作也然謂作自召穆竊疑召公爾時經理南國未暇陳詩此詩用紀事體又專美宣王非史籀之流不能若此諦當唐憲宗平淮西韓碑

柳雅皆竭力規摹韓猶半似柳則去之遠矣

瞻卬召旻 共十則

皆刺幽詩序以爲凡伯作桓王四年凡伯聘于魯去幽王嬖褒姒時已六十餘年然凡國也伯爵也非如家父仍叔之不可通稱姑從序說可也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杜預云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在共縣西南郡縣志共有汎亭即雅詩凡伯之國因悟周定公歸老于凡而莊子及魯連子所云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者即共和之周定公也小序故以板詩爲凡伯作而作此二詩者又爲凡伯之繼世與

幽王任奄人于古無考鄭語史伯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

頑童也召旻二章亦明云昏椓靡共但詩人所憂者終在長舌之婦

人有土田一章用韻之巧與桑柔同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集傳云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婦寺之不能教誨似不煩言當如蘇氏說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豈曰不極伊何爲慝集傳改用迂仲之說亦費解當云其讒譖者豈不已極乎而王且曰彼何足以爲惡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之意刺王也非以君子識商賈之利興起婦人之與公事

詩解頤云不弔不祥不畏于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人

之云亡不求善人以爲之輔也余謂此詩亦多輕倩之筆而列于大雅者當由末章結束之妙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稱天祖以勗王之改過其立言固有體也蘇傳云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别于小旻據此則詩人不自命題編詩者隨意爲之彼斤斤解題者更無望于審音知義

蟊賊内訌褒女也昏椓靡共奄人也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謂皇父虢公之屬

草不潰茂潰當作蕢呂覽草鬱則爲蕢言歲旱則草亦不能蕢茂喻民之居者憔悴無生意也如彼棲苴又是一意喻流亡之民如水中浮草也故曰我相此邦無不潰止也

彼疏斯粺舊說皆從毛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以見小人竊君子之祿也集傳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義較直截池之竭矣一章朱子答潘時舉云當作比體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先王謂文王非也召公日辟國百里謂指君奭之分陝亦非也詩人本旨近舉宣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謂受命必屬文王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集傳引用蘇氏今備錄其言而辨之蘇傳云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夫以周召之地訛爲周召之人余于二南辨之矣又云所謂日闢國百里者言文王之

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曰益衆耳蓋虞芮質成于周其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曰闢百里之言不爲過矣如我之説謂召穆公爲宣王曰闢國百里所以成中興之王業從彼之説謂召康公爲文王曰闢國百里大非服事之忠心嗟乎鄭箋發其端穌傳承其悞廬陵東萊俱不及辨至于朱子亦不加辨焉生乎後者豈能以區區累土負石之力迴已決之狂瀾哉然而三百篇中此種乃大關鍵處非如字句小失可以置而不論也力雖弱何敢辭蘇傳又云楚椒舉有言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

禮威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此條隱詆介甫說則當矣無如前二條之自留敗闕也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豳風終變風召旻終變雅皆先儒說詩之要領然以召旻終變雅其義亦自相矛盾夫既以雅爲天子事矣曷爲不思聖王而徒望之賢方伯已乎

書大雅後

大雅三十一不似小雅錯簡之多端木氏云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高下洵有等哉顧内中亦有二條必當與鄭氏

辯者下武爲康王雅抑戒爲平王雅惜乎未經朱子論定區區之愚恐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棫樸旱麓爲成王穆王受釐之詩行葦爲燕射詩篤公劉爲報祭詩雲漢爲雩祭詩卷阿因鳳集而作板之凡伯即周定公與共伯和實爲一人立論雖新要皆玩味本篇文義而又參以他經證諸舊史故敢陡然命筆亦聊以備詩家之商榷補本義集傳之闕遺斯已爾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蘄經之秘奧無窮而余止就毛鄭之學力爲推衍其去道也不猶遠乎

五嶽考附

或云自唐虞迄周初嶽有四而無五虞書之四岳四巡周官之考制度于四岳其明徵也余謂唐虞以霍山爲中嶽禹貢

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又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豈有稱太岳而不列于嶽者特霍太山在冀州封內故巡狩不及耳周禮大司樂之職四鎮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顯然可據特周之西嶽乃吳嶽而非太華吳嶽即汧山在鎬京西華則反在東矣周之中嶽乃太華而非嵩山蓋華山在雍豫二州閒故得稱中而霍山為冀州鎮使霍叔主其祀周禮雖缺職方之文可考而知也馬遷封禪書謂秦漢祀典自華以西名山七吳嶽與焉是則然矣謂嵩山古稱中嶽甚不可從按禹貢第稱外方周職方不列九鎮內左傳晉司馬侯始稱太室山海經兼及少室未聞有尊為中嶽者漢武元封元年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有若呼

萬歲者三乃增加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故爾雅釋山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周之五嶽也後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乃漢之五嶽也後儒見近遺遠小戴記孔子言詩崧高維嶽訛爲嵩高鄭康成註周禮從此矛盾皇甫謐高士傳猥云許由遁耕于中嶽潁水之陽孫炎註爾雅不省漢武以南衡遼曠改祀灊縣霍山之故而謂霍當作衡博辨之家舛錯若此他更無足譏矣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夫既列方嶽自能儲精英出雲雨何必岱宗良由古來封禪管子

戚稱七十二君秦漢已下皆心羨而欲比德焉是以泰岱獨有加禮也天下名山多矣封號牢醴豈能徧及子美之詩足以傳蜀山子厚之遊記亦足傳柳永諸山即如我浙台宕並稱興公賦後赤城之霞彪炳者千餘年而雁宕至趙宋乃聞然則山靈之升降顯晦亦似有時命存焉況乎古今述作藏名山以俟其人者不遇眞知簡脫字爛終化而爲浮埃朽壞烏可勝數哉

陸堂詩學卷第十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門孫沈廷樞文斗
壻袁潮禹門仝校

周頌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序訓詁甚精後儒寖失其旨籀文頌作額說文頌即形容之容漢書魯徐生善爲頌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登堂摳衣頌禮甚嚴蓋頌之同容正音也頌之同誦借音也自劉熙釋名以稱頌成功謂之頌而唐宋諸儒無不譌借爲正矣愚謂雅頌之分雅則主音頌則兼容周禮太師教六詩其别之曰頌者大抵用爲行禮習舞之節至春秋而魯人頌僖乃舉所爲鋪張揚厲者槩列諸頌已非復西周之舊猶夫列國之風本以風化

爲義而其後襍以諷刺之作也秦人刻石頌功德漢世司馬相如亦爲封禪頌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馬融爲廣成頌雖曰詞釆爛然皆沿流而昧其源何况五季以下乎今以經文序傳參諸三禮三通及陳氏昆季之禮書樂書如維清爲舞象詩武賚桓爲大武三詩於鑠爲舞勺詩此世所共知者也雍用以徹爼勺即用以祼獻升歌清廟而維天用以獻尸高山祀太王即用以獻先公之尸思文爲郊天配稷而作廟中亦用以獻皇祖之尸執競獻武成康三尸此世所未悉者也獻尸有樂烈文絲衣獻助祭者亦各有等而大武之舞作于九獻之後他若臣工祈穀潛薦魚豐年載芟良耜順成報蜡一詩必有一施用之地故孔子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

不能樂於禮素可以悟頌之爲容而先儒之誦說猶有發其端未竟其蘊者矣甚哉秦火之流毒也當漢武建元爲雅爲頌老師尚不能一身兼通至毛萇乃集其成復賴鄭氏之箋孔氏之疏得不如三家速朽然而維清句多殘缺大武半存已失其次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如其依違遷就既非心之所安又不敢妄更舊什以干自用自專之戾與言及此擲筆慨然揚子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雄言雖有疵累然康爲周之令辟其有樂頌宜也鄭譜頌止成王幸而朱子糾正其失後學得所據依若夫商質周文關乎運會商頌已分章句周頌乃混而爲一得毋守毛氏之專家猶東平之曲說乎愚謂大武六成本一時所作後世依行禮節次離

析爲六故有存有亡維天烈文而下顯有章句者凡十六詩
謹就朱子所分一一訂正以補鄭牋闕畧吁古樂亡而詩徒
存卜氏云遥微言幾絕世無心解音節若杜夔阮咸其人者
吾將安所咨訪哉

清廟 三則

小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集傳
亦從之余觀洛誥之文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
非專祀文王且經明云王在新邑王入太室祼而書大傳乃
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又云諸侯進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
三諸侯皆傳會不足信王子淵云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爲頌首謂作自周公其說可從第經又云作册逸誥疑作詩亦史逸之職歐陽本義曰不言武王者主於祭文王也斯巧于立說矣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朱子遺說云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余謂此詩雖不協韻然觀末句斯字其有散聲可知曩解一倡三歎之義謂歌工四人一人倡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三人同聲繼和之則二句疊爲一詩一篇化爲四節與升歌之鹿鳴間歌之嘉魚大同小異惜近無工瑟者印實我言耳

據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亦處不寧自主人外

凡助祭者得稱顯相而此詩則專指諸侯也

維天之命　三則

升歌清廟後維天用以獻尸比之商頌清廟則那也維天之命則烈祖也篇中第一節美文德之純第二節勉曾孫之篤皆補前詩所未逮小序以爲太平告文王而其旨雜出矣

三

假大溢盈於義爲順即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余謂漢儒之于左氏猶當奉以爲師葉君徒欲與朱子爲難不知假之訓大始于頼濱即毛鄭從無此解

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

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云篤力行而有所至益無餘味

維清二則

小序奏象舞也大武詩存而象箾獨亡以此補之不可謂非漢儒苦心且其文業已殘闕亦何從辨其是否

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其爲文王之樂何疑焉嘗攷漢時左傳未立學官無怪諸儒妄說鄭鍼膏肓深於左矣乃注禮記而屬之武王此吾所不解也張揖注文選復引呂氏春秋謂南人服象爲虐于東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南海乃作三象樂謬戾尤甚

烈文三則

祭於宗廟而獻助祭之一宗歌朱子改序其義不刋然解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不如歐陽說文武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以下集傳云[illegible]飭而勸勉之言言諦當歐陽云無封不在于爾邦鄭氏云無疆乎維得賢人王氏云前王所念而不釋說皆支離

第一節用公疆兩韻餘二句不叶第二節邦皇兩頭韻崇功中央韻第三節訓叶人刑叶德皆旁紐也末句王忘兩韻亦自相叶或云第一節福保亦可叶讀福字敷救切其音爲副保字博古切其音爲補也

戎功大功也本出鄭箋與下皇字義複不如依大雅民勞篇

戎雖小子亦作汝字解不顯維德不即丕也與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義同中庸乃斷章立說耳

天作 三則

與大雅緜詩相爲表裏立文簡質正如武王所作飫歌及鑑楹諸銘語

岐山有太王廟易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亦旁証也禮大傳武王既克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尚書武成祀于周廟爾時必有樂章鄭譜頌始成王孔疏雖煩稱遠引終不可通

彼作矣歐陽本義云彼太王也蘇傳以彼徂爲文王之逝義俱未安兩彼字即承高山而言鄭氏訓徂爲往與下句文義不貫朱子從後漢書作岨或云韓詩岐字連下讀覺彼作矣

彼徂矣句法雙妙余謂彼徂矣岐正以參差彌佳

昊天有成命　二則

小序郊祀天地也緣此一語生後儒無窮聚訟而總無當于詩義郊之有南北祀典之宜分宜合未暇詳辨但錄蘇氏之傳與朱子所以折之者而詩義可曉然矣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此爲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于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証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

王之詩無疑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蘇氏之為此說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遣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謂也奄有四方皇矣詩于王季章中已有此語可以其太早而別為之說耶

詩道成王之德不獨見于叔向之語賈傅新書稱引是詩亦

明以成王為武王子文王孫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宇宙太和亦必成王而後允當

我將 三則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與孝經合鄭箋本無異義孔疏又必牽引總祭五帝之說誦詩一過曷嘗于天帝之外有所謂蒼赤紛紛也者南齊樂志明堂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用三火用七土用五金用九水用六又倣周頌我將祀文王莊歌太祖亦無定句作樂而拘字句之短長豈非刻舟求劍者耶

儀式刑猶書云嚴祇敬畏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說見嚴緝

維天其右之右同佑其者疑詞天尊而未敢必其右饗也伊

歲文王既右饗之既者決詞文親而信其必右饗也明堂雖以文配所主者天故結處專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知此義者可與議郊祀之禮而子孫不得私其祖考臣下不得阿其君上矣

是詩及思文當作于周公陳氏曰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公以義起之也或疑康昭已下所配余謂南郊配以后稷明堂配以文王在周爲不易之典且周所謂大禘即此祀明堂以配上帝也漢儒惜無見及者詳爲之說附于卷尾

時邁 四則

武王巡狩見竹書他未有徵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武成云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柴望大告武成與詩言一一脗合左傳以爲武王作國語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妄謂天作高山祀于周廟之詩也時邁大告武成之詩也皆當屬之武王而時邁或公所作或公所潤色以爲後王巡狩祭告之詩故內外傳異說耳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韋昭注以樊遏渠爲九夏之三余謂九夏者大禹樂章功以九叙故其數有九孟子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是爲確証豈可因肆于時夏一語而以周頌牽合乎明鄭世子鄉飲詩樂譜云夏者大也謂大雅也王夏文王昭夏大明肆夏緜也章夏棫樸納夏旱麓齊夏思齊族夏行葦陔夏旣醉驁夏假樂也說雖新奇

亦爐附會

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詳見元史

時邁其邦四句爲第一節莫不震疊六句爲第二節載戢干戈至末爲第三節觀左傳所引可見

執競 二則

此昭王巳後之頌説見前昊天章既醉既飽主獻尸言

或有疑朱傳者謂一詩何以用于三廟既非合祭又非特祠不如仍遵序説余謂合祭而獻武成康三尸皆歌執競也不達于禮何以言詩

思文 二則

說見我將國語韋注謂周公作家家數言教養之義畢舉注
民閟宮皆以此爲根柢而頗覺其煩
廣雅分來爲小麥牟爲大麥非也來通麳牟即麥聲之轉蓋
謂貽以有邰之麥耳韓詩因僞泰誓烏鵲穀之說作貽我嘉
麰亦非也界字宜讀駕與夏叶

臣工噫嘻 共五則

集傳皆戒農官之詩按小序以臣工爲諸侯助祭遣于廟義
固斷通以噫嘻爲祈穀于上帝說猶近似今當以臣工爲祈
穀詩噫嘻爲戒農官之作
王釐爾成釐同賚言王賚爾以歲事之成故來咨來茹也嗟
嗟保介迄用康年其爲祈穀詩無疑茹畬帝艾協韻皆隔數

訂大奇當依此分爲四節

翠屏張氏云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張氏以莫春爲從周正乃斗柄建寅之月說甚詳辨然亦本之毛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朱子舊說云言我之成其王業者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此依祈穀小序改本從歐陽時世論作康王詩謂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据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朱子後說不爲無徵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孔疏云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集傳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義尤完密

振鷺 二則

於彼西雝即文王之辟雍二王之後來此助祭知明堂在辟雍矣按此詩不獨用之廟中兩君相見徹以振羽見仲尼燕居

可當杞宋之頌宋尚餘有客白馬篇杞獨賴此詩見其為天子客必以鷺為白鳥而專屬之宋固哉姚叟之疑問也

豐年 二則

小序秋冬報也蘇氏曰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濮氏因烝畀祖

妣句疑爲登穀而祭宗廟之樂歌覩下文以洽百禮所包者甚廣但祀祖妣旣曰烝則爲冬祭詩序說蘇傳均未確當此載芟良耜之縮調也詞簡意該當屬豳公之頌

有瞽 三則

全倣虞書戛擊鳴球一節以爲鋪張揚厲詩人直以六成之武嬈于九成之韶

應田縣鼓毛以應爲小鞞田爲大鼓鄭以田爲小鼓字當作輴均失之周禮令奏鼓朄朄即應也古音田陳通用謂應旣陳而又縣鼓耳周鼓始懸見明堂位簫管備舉簫指排簫樂書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郭注太者長

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余謂古人截竹以象鳳鳴鳳簫長至一尺四寸烏可拘泥黃鍾九寸之律律呂精義云大簫長二尺黃鍾倍律也小簫長一尺黃鍾正律也皆十六管又云管即律管律呂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㗊子外長六寸餘此敎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管無孔惟管端開谿口以便吹縱橫皆廣一分七釐六毫乃黃鍾正律內徑之半也其説大有依據不同紙上空言

賡庭泚起二韻已下分應此種結撰後人神而明之豈惟詩

格日進盖韻學精而聲音之道庶乎可求也

潛二則

月令季春薦鮪于祖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由此以推周頌各有施用二雅亦然六籍旣焚失其証佐者多矣

解頥新語魚喜潛取者必求之深故曰潛有多魚

雝四則

小序禘太祖也朱子辨云詩詞不及嚳稷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亦無此意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其後他廟通用耳朱子主趙氏伯循説故持論若此孔疏以烈考爲武王非也介甫東萊以皇考爲武王説似近

理余閱迂仲集解皇考者尊之之詞烈考者美之之詞可破一詩兩稱之疑而稱太姒為文母於成王義有未安嘗從集傳作武王之頌

或問詩稱文武惟后曷不解為並祀文武曰宣哲維人其語對舉宣哲既無所屬知文武不斥二王

序說禘太祖彼亦有因魯禘文王于周公之廟必歌是詩以徹故其後三家亦僭用焉仲尼燕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故左傳亦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特以為禘太祖則以魯禮當周禮於義不合耳

載見二則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讀此義無可疑余所疑者康誥稱乃考

文王是詩以武王爲昭考則王制所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似乎有據乃周之昭王實則康之穆也穆王則昭之昭也何廟謚之糾紛顛倒耶豈穆之謚乃繆而昭王之上舊史皆失載一君耶否則昭穆之稱本以序子姓而無與于廟制耶竊謂武之稱昭亦作美詞可也

載見較之閔予訪落其體懸殊當屬太平已後繼作載見辟王六句爲一節言諸侯之來覲也率見昭考四句爲第二節思皇多祜四句爲第三節皆朝廟尸嘏之詞

有客 二則

或云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此微子始封見于周廟之詩非助祭也余謂有萋有且二語正爲助祭而發有萋言盛也郊特

牲恒豆之菹水艸之和氣也有且言多也與韓奕籩豆有且義同旅陳也猶賓筵詩之殽核惟旅敦琢猶棫樸詩之追琢謂所陳祭器雕刻華美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舊說多失其旨言紂與武庚自作不善天既降以大罰矣微子象賢崇德宜乎錫以景福也此雖周頌不可謂非宋國之詩

武 二則

左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武王所作竹書云武王克殷之年作大武樂然篇中既有武王謚號當屬周公更定李迂仲云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刌膾

脯將以形容聖德適足見憲宗之暴其與武王詩異矣

勝殷遏劉正合止戈爲武之義朱子儀因有遏劉字謂當以

此爲遏詩似巧寔謬

閔予訪落　共四則

序以閔予爲嗣王朝廟似也以訪落爲嗣王謀于廟大失厥

旨朱子亦不及辨愚熟玩二詩閔予者喪畢祔祭用致武王

之主也訪落則祀武王新廟之詩

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舊說以皇祖屬文王義雖可通然畢喪

升祔當在太廟是詩結語曰於乎皇王則自后稷至文王無

所不該曰繼序思不忘與所謂諦審昭穆者亦甚切合但爾

時適當殷亂故有憂愓之語無揚厲之詞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謁見焉訪廟成爲落謂于謁見于廟之始成而欲率循昭考之道也義同殷武末章特用焉起語讀者遂不察耳朕稱同予艾治也判渙以人心國勢言即未堪家多難之意管叔挾武庚以叛故云家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與武王在天之靈亦如前王之陟降也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訓釋頗當觀此結語專注意于武王曷嘗延訪羣臣哉

大戴禮及家語謂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則朝廟在成王元年武庚未叛不應有未堪家多難之語竹書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則除喪已久不應有嬛嬛在疚之語余竊

三年喪畢祔祭升主周之定制也禮家好爲聚訟又惑于周公七年致政之說故著書說詩皆以意爲之而不得其實

敬之小毖 共四則

二詩皆成王作余謂雅混于頌者此也依釋文風雅之例則小毖又當爲變頌有是理乎按史遷樂書云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據此則小毖久已入頌然樂書相傳爲褚少孫所補已在毛萇後矣

堯舜相傳道惟一敬傅說對高宗始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成王能不忽于敬之之戒又知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宜其爲繼體守文之君而致成周太和之治也與

一戒一答自相照應杜甫簡王司直短歌行全倣其體

小毖旨近鴟鴞語亦相肖成王真善學周公者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悔前之信管蔡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指武庚而言鷦鷯生鵰古語最合不必更爲異說

載芟良耜 共五則

周禮籥章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余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言固無不合而婦媚士依胡考之寧殺時犉牡亦與豳風曲肖況篇末云振古如茲續古之人明言周家以農事開基其爲豳頌何疑

根據豐年設色古而膽非周公不能作熊天墉欲歌載芟于春社歌良耜于秋社與序說則合矣詩人之意恐不其然

緜緜其麃謂苗後之耘亦通然不如補傳之說麃字古通穮

稻秀出者今田家猶云放穲有飶集傳未詳据說文乃飯香也椒以酒言即楚辭之椒漿匪且斯且毛氏訓且爲此後儒多從之詩故云古文祖通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爲然也振古指后稷時按檀弓曾子曰祖也者且也朱說不爲無據吹豳祭蜡振古當兼神農而言

据緜詩及內則荼蓼皆苦菜人所常食此則辣荼之屬色紫爲荼色青爲蓼穢艸也燒之亦可糞田故云荼蓼朽而黍稷茂觀月令燒薙行水一條知火耕之法不獨江南爲然

載芟詩集傳分九段鄙意以爲太碎分三節讀載芟載柞十句言始耕而農悅也有畧其耜十句言農勤而穀登也萬億及秭至末言年豐而報神也良耜向分六段余以首四句爲

第一節或來瞻汝至以籥荼蓼為第二節荼蓼朽止至以開百室為第三節百室盈止至末為第四節體格畧近大雅文王自首章外節節相承

絲衣　三則

烈文獻助祭諸侯肅雝之顯相也是詩獻宗祝之屬濟濟之多士也序云繹賓尸似是而非高子曰靈星之尸按靈星祠漢高八年始立衛宏採此曲說豈以在載芟良耜後故耶竹垞朱氏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云趙岐注孟子以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

自堂徂基特牲禮所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是也自羊徂牛宗人視牲告充是也鼐鼎及

亶宗人舉鼎鼏告潔是也然此卿大夫之禮本在祭前一日
天子祭禮其詳不可得聞而祭統有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
及羣有司據此則鼐鼎及鼒以上叙其助祭之勞兕觥其觩
以下冀其飲酒獲福當分二節
嚴緝云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用
冕士祭服用弁其首服弁則衣服用絲故知絲衣爲士助祭
之服華谷此條集傳失採

酌　三則

內則作勺左傳作汋序云告成大武也後說云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也班固禮樂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白虎通亦云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

而成之也皆傅會後說而失之陳氏樂書勺水爲汋勺酒爲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之道大武之樂武王作之于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于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雖會衆說以立言義亦未的建安何氏以勺爲籥說尤無稽余謂讀書而義有難通即有類推之一法雝詩以徹俎而名徹則此詩以祼獻而名勺矣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皆黃金勺此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宗祝用以灌者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太宗用璋瓚亞祼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可見此詩之用主于祼獻因名之爲勺耳以勺爲汋猶祼之通灌

也以勺爲酌謂以欝鬯之酒酌于圭瓚璋瓚而授尸以灌地求神也据周禮內宰之文大祭祀后祼獻與祭統殊

實維爾公允師周公假爲天子說見荀子尸子漢儒遂多傅會歐陽以爾公爲武王之公心得之矣以允師爲用師未安當云武王公心見信于天下之衆

或疑勺詩體裁音節絕類桓賚安知不屬大武之一余謂內則十三舞勺以其節短也燕禮用勺降象武夏籥一等君卿通典裴師禮解皆云周制尸入後即行勺獻之禮而三獻後乃奏大武之詩九獻後乃舞大武之舞知勺詩不在大武六成之內

桓賚 共四則

据左傳桓爲大武六章賚爲三章漢儒訛其先後杜注疑楚樂與周互異者非也

桓講武類禡也此主牧誓尚桓桓而言據左傳周飢克殷而年豐篇首旣云綏萬邦屢豐年明非出兵初事矣後說武志也此主樂記賓牟賈篇而言亦泛而不切據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與詩所言克定厥家皇以間之甚合當屬大武六成之末其以桓名篇則篇中已明言桓桓武王不與勺賚般同例

名爲賚者蓋取大賚四海之意如序之後說也凡封爵于廟用爲樂歌前說亦不可闕

皇以間之多方云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毛氏訓間爲代本此

文王既勤止勤民也我徂維求定定民也楚莊王謂武有七德以時邁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允王保之爲禁暴戢兵保大武之耆定爾功爲定功賚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爲安民桓之綏萬邦屢豐年爲和衆豐財蓋其說必有師承矣

般三則

般之爲義箋以爲般樂說文訓旋取旋轉四岳之義或云般即盤瓚形如盤祭山川所用愚皆不謂然般古通頒謂坐明堂而頒政令耳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可證此爲成王之頌

管子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或疑齊東野語按泰山明堂至齊

宣時猶存知成王實有封禪之事但所謂封者猶虞書封十二山之封禪者即除地爲墠之墠至秦漢乃有秘檢乾封種種荒誕耳

允猶翕河箋云河自大陸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嚴氏乃以翕河爲逆河非也翕之爲合當指渭水合河之處允義同淮猶古通由棫樸詩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雅頌一揆我故以二詩屬成王若云武王巡狩之頌于時邁尚可疑何勞複出耶

書周頌後

頌之施於內外祭者亦云備矣竊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魯人所習用者何以六成之詩不能全錄此必大小毛公失

之非由國史疎脫也按祭統有武宿夜之名國語伶州鳩對景王云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武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以今繹之厲近于武宣近于賚嬴近于桓獨所謂夷則上宮之羽與武宿夜之詩毫無影響秦火酷烈亦安得歸咎毛氏特以敬之小毖之屬強足周頌篇數未免失之不慎耳清廟維清振鷺雝武諸詩大饗用之燕禮用勺養老之禮亦用清廟象武然則頌主祭祀謂其施用者多耳實則詩禮

樂三者隨時變通不可以例而言季札之于頌也贊美不遺餘力後人因謂雅不如頌實則歌頌之法樂器宗簡人聲肅穆而近古初不主文義而言

禘說 附

孔子不言禘之說漢後遂無知之者夫羣言淆亂既不能折諸聖安得不衷諸經經之可信者莫如易書詩而三經皆不言禘春秋書禘者再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特魯禘耳於周之禘無與禮之可信者莫如儀禮十七篇周禮文宗繁亦不言禘小戴所記前後互異皆假借經傳以爲之說今欲識其是者不得不先辨其非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

秋曰嘗冬曰烝甚哉漢博士之陋也徒見周易有禴祭之稱魯禘周公在季夏六月因謂春曰礿夏曰禘又見魯史有禘嘗烝而無禴因謂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其實周之時祭當以小雅之禴祠烝嘗及周禮大宗伯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者爲據而王制之夏曰禘與郊特牲祭統之春曰禘皆屬無徵不信之言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謂周出蒼帝靈威仰郊祀而配之以稷說近誕妄伯循趙氏闢之是也然謂禘嚳于后稷之廟實非記者本意夫所謂大傳者因儀禮而作也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之所自出者天耳儀禮以郊言與郊特牲之大報本反始其義正同大傳釋之以禘故賈逵韋昭高誘杜佑皆謂禘帝嚳于圜丘此猶得其近似而豈如趙氏禘嚳稷廟之說哉信齋楊氏深信趙說謂祭法有明文也不知祭法乃襲用國語魯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余非謂柳下之聖乃有妄談特以外傳分國紀事本多異同掇拾焚餘難以盡信即如此條所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當指帝舜而言下云郊堯宗舜又似泛指虞思箕伯之屬殷人禘舜其文尤誤祭法改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項而宗堯又改殷人禘嚳義差正矣然曰周祖文王亦不可通祖文王豈反祧后稷乎若云祖功宗德之祖則與殷人祖契例又不合江陵項氏謂漢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有明文可據余觀其後半所述五廟月祭二祧享嘗壇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皆與周禮迥殊楊氏亦斥以爲衰世之法不可懸信乃獨于言禘者而斤斤焉守爲確論何哉王肅謂周有姜嫄廟無高辛廟此則未然按姜嫄之廟即孟仲子所云禖宮也禖宮必祀高辛帝嚳本高辛氏故周人禘嚳之說以訛傳訛然亦由昭王之世房后祈嗣創爲此典在周初并無所謂禖宮也者余故不敢尊信禘嚳之說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此與禮緯所云五年一禘者隱相符合知

不然者莫尊于天王者祭天每歲不止一舉今必以五年之
疏指爲大禘豈帝嚳反尊于天乎仲尼燕居有云郊社之義
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此則記錄聖言不
可斥以爲妄者矣然而燕居所談專指魯之吉禘魯人以祔
祭而用禘樂即謂之禘杜預註春秋傳曰三年喪畢致新死
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
禘而是說不始于預建武末年張純承詔議禘祫之禮即以
禘爲諦諟昭穆尊卑之義夫周禮滅絶于秦東漢明章二君
庶幾可復乃伯仁叔通者流識有不逮妄以魯之吉禘指爲
周之大禘余甚惜之朱子于論語集註特引趙氏蓋深懲鄭
註祀感生帝之妄而趙氏近正差與魯禘文王相似下實則

伯循之說亦多可疑南郊祀天專以稷配謂不敢褻固也帝嚳無主無尸設東向之虛位而以稷配焉趙氏雖力闢鄭註仍襲用其祀感生帝之儀毫不似宗廟人鬼之享其爲可疑一也天子廟制降于諸侯者謂太祖而降羣昭羣穆得備七九之數耳德之盛者流澤長今欲尊禮帝嚳徒然一父一子有昭無穆反似適士官師之薦享者其爲可疑二也周祖后稷較之殷人祖契相去又六百年亦可云報本追遠之至矣趙氏謂義有未盡故必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夫周人禘嚳不過循殷之舊何待推尋其意亦以高辛帝嚳是一是二昔人有疑之者而未敢臆斷也果信稷爲帝嚳元子禘嚳圜丘以配天較勝禘嚳稷廟而使太祖禮有所屈其爲可

疑三也且如趙氏說秦漢以來更姓改物不一君矣誰能推尋譜系從千年之上追祀始祖所自出者必欲行之此天寶玄元祖廟所由興也後代文勝勢猶不能遠稽唐虞之質豈復可考余謂周人禘嚳稷廟特可虛懸是說以爲儒生辨難之端而無當于天家行禮之實然則禘之說終不可知乎反覆思維竊以爲周之大禘自有衷諸經而折諸聖者非如漢唐諸儒紛爭聚訟之說也孝經子言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周所謂大禘也而曠百世竟無知者所賴洙泗微言於今未墜耳或

難余曰夫子言宗祀未嘗言禘也余謂周書君奭云殷禮陟配天南郊本配天之祭後人以於郊故謂之郊祀于明堂周公避太祖而稱宗後人以其配上帝故謂之禘今觀其字从示从帝可以知名義之所由起或又難曰古稱禘郊則文竟可先稷耶余謂明堂之祭在季秋南郊之祭在冬至故順時序以爲言然觀射父之對楚昭者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云郊禘不過繭栗則先後亦何定之有在易之豫其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頌思文郊之樂章配祖也我將禘之樂章配考也小序以雝詩爲禘太祖彼言太祖則失之歌雝徹俎亦屬禘文之樂猶必歌清廟維天以獻尸歌烈文以獻助祭諸侯堂下兼舞象武蓋郊

天尙質配帝則郁郁乎文乃周公所爲禮以義起者若謂禘嚳稷廟頌固無之雅亦不載而周禮所用六樂有黃帝之雲門無帝嚳之五英則合諸經以參考不得舍禘文而言禘嚳矣蔡邕明堂月令論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其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淸廟明堂與禘之說宗合後代從康成註本其文失載此戴記之多可疑而禘說所由終晦也且人亦知魯禘之源流乎伯禽封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之廟廟立而禘樂備焉周公旣薨立廟于魯因之禘文王而以公配得用天子禮樂此由成王特賜雖變而不失乎正者也數世以後公爲太祖昭穆升祔亦用禘樂此即春秋之吉禘而魯禮之再變也又其後僭侈無等如

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則雖時祭各廟皆
用禘樂此魯禮之三變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我不
欲觀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漢初說禮者大都
齊魯諸生所由沿流昧源侗周於魯或以禘爲春夏之祭或
以禘爲喪畢之祭諦審昭穆曾不知其爲配帝明堂之大祭
藉使永平建初間有達禮之通儒以高祖配天而當周之郊
稷以光武配上帝于明堂而當周之禘文祀典光昭雖唐宋
代興可永遵爲成憲無如惑于緯書漫以三年爲祫五年爲
禘遂使馬鄭徐王諸家日齗齗于禘祫大小先後不惟不知
禘之說兼且不知祫之說積重難反縱程朱大儒未免各執
一解博辯若三山林氏究不敢自發一論而謂學者當闕其

所疑豈不深可痛惜也哉夫周之廟祭祠禴則分嘗烝則合祫之與合字異義同故爾雅釋禘不釋祫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即漢博士初不以犆祫爲祭名註疏自穿鑿耳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祫祭于祖夫子所稱祫祭猶是合祭也云爾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又士虞禮祝文哀薦祫事則似祫爲祭名也者然語其常即秋冬之嘗烝是也道其變即遭喪之祔祭是也自公羊有大祫之說而禮緯乃斷以三年其傳云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信如公羊家言去廟爲祧名毀而實不毀七廟九廟祖功宗德俱可不論徒知武煬有禱旣可復立不思桓僖親盡天必爲

災而後人處其尸多禮煩變爲毀廟無尸之說主多地狹又變而爲但合毀主不合存主之說種種謬悠習焉不覺以故趙宋崇寧宣祖當遷而不遷翼主旣遷而復祔甚至德祐初元度宗祔廟無地可容外闢東廡以處之有識者駭爲不祥胸無卓見徒爲古人所愚禮官之失勢必至此余因辨說三頌縱言及禮務使祫不與禘混禘亦不與郊混且不混于時享祔祭則禘之說已晦復明而孝如周公者能嚴父聖如文王者可配帝天親一揆所謂禮之待人而行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我非我皆所不問聊以自表誦法孔子之意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録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壻 姚新江鋆源 紀士元學仁 仝校

魯頌說

小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其說不爲無因惜乎所以爲說者未備也按行父爲季友孫季友卒于魯僖十六年專魯政者爲東門襄仲文六年行父始見經襄六年行父卒左氏稱其相三君而無私積三君謂宣成襄之當僖公時行父固無請周事僖公薨而文公立爾時叔服會葬毛伯錫命襄王待魯甚厚勢不難爲僖請頌然而文公元年如京師者叔孫得臣非季孫行父也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孔子薄責夏父弗忌歸罪臧孫辰其無與于行父明矣

八年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九年叔孫得臣如京會葬當文公時亦無行父請周事按内外傳史克里革爲一人宣公初年行父逐莒僕史克代爲之對後則濫于泗淵斷其罟而棄之魯之史官性剛學博未有過于克者而其齒稍長行父則謂閟宮一篇克以頌僖可也然序所標史克作頌者本在魯頌篇首王肅遂云四詩皆史克作作于文公時則猶惑于傳述之悞而以推論駉馬三詩義皆不合悉嘗博考經傳折衷其間竊以爲史克作頌者非作四詩之謂蓋魯詩之稱頌自史克始也豈惟魯頌凡二南國風大小雅商周頌莫不編輯于史克之手何言之文公四年衛甯俞來聘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俞不辭亦不答則魯雖有雅詩可歌有

司尚昧乎其義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夫自驪山遘禍周室東遷雅頌以習用之樂不至銷沉而列國之風其作于西周者已寥寥不可多得宣榭告災中興樂器靡有孑遺幸而魯秉周禮兼備四代之樂賢如史克職當修明其時樂官之長又得師存其人相與審五音正六義以故魯詩三百釐然具備厥後季札來觀稱美不置叔孫豹父子用能以言詩著聲列國也特其事雖成于史克而行父實秉魯政在定王之世行父與仲孫蔑皆善于劉康公則由行父請周而後魯國之詩不繫于風儼然列三頌而不以爲僭吾故曰小序有因惜其爲說者不備猶夫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但以詩爲史官所編而未嘗明言當魯宣之時成史克之手後儒

所由惑于遷說紛紛焉以刪詩屬之孔子耳或云魯宣時亦未聞有行父如周事余謂宣八年六月襄仲卒而行父爲正卿宣之九年定王之七年也經書仲叔蔑如京師傳稱王以爲有禮而重賄之豈其請無不得矣然孰非受命行父者哉或云侯國無頌魯安得以是請周余謂魯之禘郊前王業已許之矣周頌之清廟思文雝勺武桓魯人久用之茲乃援宋爲例欲自有頌以追美其先公是固王室所不拒者也惠公請郊廟之禮呂覽可信何獨斥小序之說或云序稱史克作頌人猶疑之子何据而信爲編詩且編詩非史官職也余謂林林刺而陳靈弒事在魯宣十年此後不錄一詩可信爲克所編定矣楚左史倚相不能誦祈招之詩鄭丹深以爲譏孰

謂史官例不職詩乎或云克爲魯史安得變西周之舊余謂魯之春秋亦史官創體也特以奉周正朔故不與晉乘楚檮杌同科周初六詩之教掌在大樂正太師其風何國不陳而魯史于二南之外衹存邶鄘衛十三國文獻不足無如何也雅分大小又襍正變在西周決不如是然而審音辨義猶或僭焉憂時竭忠雖變者無容廢也至其列魯于頌猶夫春秋以魯紀年而欲尊本國必先請命王朝即春秋歲首書王正月之義蓋變不失正所謂猶秉周禮者此耳讀詩者烏可承訛踵陋并其緣起而懵然不識也哉鄭譜乃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按襄二十九年爲子札歌頌而曰盛德所同知頌之有商魯矣王魯齋以左氏爲誣採劉向校古樂

記亦載季札觀樂篇安得信史記而舛左爲僞書漢儒襲焉
遷餘論往往從而甚之謂孔子進魯傳使之有頌而斥周平
使不得有雅故余先欲辨正删詩之說夫自漢迄唐爲韓毛
之學者皆云大序子夏作今諦觀文義但歸功于國史毫無
一語推本先聖删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雖巧者末由伸其
辨矣譜又云周尊魯巡方述職不陳其詩魯之所由無風也
按成王初年伯禽已封故史記有三年報政之說魯而述職
已在賞罰黜陟之中曷爲而廢其陳詩從儒于報政之說則
疑遷悉妄于删詩之說群然奉爲依歸豈知遷之在漢乃所
謂詩始萌芽者耶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周官云惟周王撫
萬邦巡侯甸大傳以爲六年事洛誥王在新邑惟七年當周

公未没成王業巳廵狩乃使太師因巳之故尊魯如客有詩不陳其説之害義尤甚嗟乎學古之士自具隻眼慎勿拘牽舊聞而貽誚于詩之失愚也

駉四則

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二語括盡四章作者似非高手乃孔子取思無邪一言遂足以該三百之旨聖無不通即此可悟一貫之道而子之有功于魯頌者自在神而明之非漫然爲之推崇也

或云此大閱而祭馬祖之詩非頌僖公牧馬之盛余謂牧馬亦王政所重三百中不可鈌此義郡縣志兖州曲阜縣東九里有垌澤俗名連泉澤魯僖公牧馬地雖則傅會僖公而KI

云坰澤與詩甚合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則詩不當倒云坰之野矣劉公幹魯都賦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語亦沿訛

朱子疑駉馬三詩非頌僖之作而未暇詳辨朱彝儀云兖土宜牧蓋伯禽時事其說無徵按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廄牧馬之盛當指莊公況閟宮詩于周公之孫下繼言莊公之子是詩頌莊顯然有據穀梁云延廄者法廄也周禮校人注自乘而廄良馬之數二百一十六匹一廄爲一閑諸侯六閑爲數一千二百九十六良馬凡三種駑馬如其數合之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皆養之于官謂之國馬在民間供車賦馬之外此所以稱富盛也

郭璞以駁爲桃花馬騂爲連錢驄騢爲赭白馬相馬說云馬目欲得黄又欲光而有紫艷若小而多白則驚畏詩人至末乃云有魚明其爲下駟矣

有駜二則

在泮飲酒詩之大旨或問何以知爲在泮之詩曰振振鷺鷺于下猶之振鷺西雝即所見以起興也隋樂志云古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餙鼓以鷺存其風流是亦曲說

小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固不足信集傳燕飲而頌禱之辭亦未著其緣起觀所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似指羣臣助祭者據月令大飲烝則有合于自今以始歲其有之句而又云鼓咽咽醉言舞君子有穀詒孫子知凡燕射投壺之禮是詩

在所通用

泮水 四則

王魯齋以爲頌伯禽而詩稱魯侯不稱魯公非爲禽父作矣明堂位以武公之廟爲武世室疑有武功者舊史無事可稽國語云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則能遵伯禽之法者莫如孝公稱四章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與國語最合而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廟謚尤覺顯然後四章盛稱淮夷攸服當宣王時江漢常武功成淮夷乃魯屬耳獻馘獻琛豈徒諛詞失實耶余因朱子所疑反覆推求竊謂詩作于春秋前惠公以之美孝公而其後魯人有事頖宮遂

歌之也

序云僖公能脩泮宮春秋左國其記魯事甚詳脩泮宮事之寂可徵者何以畧于經而內外傳俱脫漏也鄭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據左傳公因會淮而滅項爲齊所止明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乃得歸經書九月公至自會譜所云遂伐淮夷者妄矣

白虎通云諸侯曰泮宮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漢儒鑿說後代多襲用之按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所云思樂泮水也在漢則靈光殿之東南即魯泮宮故址詳見水經注楊用脩云因水名宮泮宮泮林一也以泮

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造士也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養老也順
彼長道當訓順彼長長之道即周語所云敬事耇老也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即所云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
實也曾子固空黄學記云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
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王介甫慈谿學記
云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
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于學皆以此詩爲根柢

閟宮 六則

此固爲僖公詩而閟宮何人之宮新廟何人之廟未可任其
千古傳疑也毛傳以閟宮爲姜嫄廟新廟爲閔公廟閟廟無

庸作頌鄭箋因盡屬之姜嫄按姜嫄廟即禖宮閟宮有之魯必無之詩因后稷而及姜嫄猶下章之因周公魯公而及太王魯無太王廟則亦無姜嫄廟竊謂閟宮乃后稷之廟惠公請郊桓公大雩稷廟之設久矣至是魯僖僭郊復新之也或問末章之體絶似商頌殷武安知非僖公新廟余曰向亦有是說但觀左史譏逆祀即引是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發論知非僖主禘廟之詩

詩人工於摹擬首章本生民次章本大明緜三章四章本烈祖泰山巖巖兩章本江漢末章本殷武合美並善體大聲宏非史克之流固不能作然而上帝是依必禖神奇之說實始翦商不諒亶父之心龍旂承祀享以騂犧僭禮而極爲鋪張

淮夷來同復周公宇夸詞而無當事實詩筆與時升降又非

吉甫史籀儔匹矣

致天之屆屆及也即所云俟天休命犧尊犧阮諶禮圖云

尊腹畫爲牛形据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爲牛形而背上有尊則鄭氏讀犧爲莎謂尊刻鳳羽者不待

蔡絛博古圖之證已知其謬三壽作朋即三老之謂黃庭內

景經三老同坐各有朋祖此句法

春秋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傳又云秋伐厲以救徐所云遂荒徐宅者差不失實荒者

定其亂也居常與許箋云許田是也以常爲嘗在薛之旁未

免牽合左傳矢魚于棠棠古通常亦與堂通國語管子對桓

公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奚斯所作薛君韓詩章句以爲奚斯作頌揚雄班固王延壽皆惧用然依毛傳鄭箋詩義終晦觀結語云萬民是若謂脩稷廟以祈豐年是順民之所欲也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今屬泰安州一名岱宗自山下至古封禪處几四十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今屬新泰縣蒙山即魯之東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梟山在今鄒縣西南五十里形如梟飛土人呼八卦山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鄒山邾文公所遷徂來山亦屬泰安州一名尤來水經注今猶有美松亦曰龍𡋯之山新甫山在兖州泗水縣東南

舊分八章有一章多至三十八句者蘇氏朱子皆正其悞前後尚覺未均據愚見當分十三章閟宮有侐至是生后稷爲第一章降之百福九句爲二章后孫之孫十句爲三章敦商之旅十一句爲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當從吳氏作錯簡承周公魯公而言爲第五章周公之孫十一句爲六章周公皇祖十句爲七章俾爾熾爾昌八句爲八章俾爾昌爾熾八句爲九章泰山巖巖後四章如朱子所定本

書魯頌後

魯頌首駉殆因孔子取思無邪之一言而後儒移其篇次歟不然矣以先泮水也吾嘗謂康成詩譜若使纖毫不爽則以史合詩尚可自命爲一家言乃繆戾百出歐陽氏從而補之

白雲許氏復參訂之終未見爲愜當嗟乎以訛傳訛墮坑落塹即魯頌四詩千百年來曾不知泮水爲頌孝公詩駉馬爲頌莊公詩也而奚以譜爲

魯之郊禘辨 附

魯何以有郊禘成王賜之惠公請之二者交譏蓋得失相半云曰成王賜者根据明堂位語多浮夸祭統兼云成康自啓疑竇後人所由轉信呂覽不知成王所賜者禘樂而惠公所請者郊禮也余于禘說中畧述魯禘始末其末流之失人所共知若其初雖曰因公而賜實則爲文而禘魯立文王之廟在左傳謂之周廟當公未没時已用禘樂既没而禘猶功宗之配食耳故成王可賜不爲瀆魯公可受不爲僭至若郊禮

之賜吾未之前聞也漢儒混禘于郊乃云郊禘並賜後之說
春秋者見魯人郊祀之失輒歸咎于成王魯公曾不自知其
牙食之悞夫天下僭妄之端未有發之無因而不成於積漸
者惠公請郊非獨自比杞宋彼見周室旣東秦襄祠上帝于
西時秦文繼作鄜時附庸之爵猶然況魯爲諸姬所宗故毅
然請之而不疑平王使史角往報其勢必不能禁特未入春
秋或行或止總無左證耳自隱及閔經無書郊者桓三年秋
大雩大雩者雩帝也因旱而雩其僭郊之漸乎僖三十一年
經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前此必有卜郊
而從者矣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止之當其主盟僖亦何敢僭
郊今以閟宮詩合之春秋曰淮夷來同必在十六年會淮之

後遂荒徐宅必在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之後新廟奕奕必在二十年西宮災新作南門之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必在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後而其所以敢僭者一則僖偕宋襄圖霸次則僖從晉文定王三則晉國待魯有加禮然郊非長至猶曰必卜吉猶曰順天郊以祈穀猶曰惜民成十年甚至五卜郊十七年九月乃郊定之十五年五月亦郊周公所爲敬天尊祖者憯然不知即舊史所云啓蟄而郊以祈農事寖失其意余故謂魯郊之僭妄啓于惠假于桓成于僖襄于文宣變于成襄昭定其流失則與禘同而緣起自異于禘學者苟不河漢我言矣但可與讀閟宮詩即春秋大義思過半矣

商頌說

商之有頌由來舊矣魯史就其存者錄之非孔子以私遠祖也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按元鳥長發上溯司徒那則專祀成湯乃首列焉周之異宋者此爾國語以爲校是宋所固有也小序以爲得則是宋所本無易一字而義頓殊臨文之際可不慎與舊說宋祖帝乙故得用天子禮樂竊謂微子封宋帝乙猶禰廟也曷以云祖既郊天而配以契必當祖成湯而宗武丁數世以後微子義不可祧當如魯公之立太室而宗武丁者或遷改焉惜乎禮崩樂壞在孔子時已發宋不足徵之歎幸留此猗那五詩不至如九夏之澌滅殆盡則由世數之差近而宋霸之

不同杞夷也不然大韶大夏之樂章苟有完好如商頌者奚忍不爲流傳而槩從刋落也與愚嘗謂宋亦有風有客白馬周人以美微子猶緇衣之美鄭武也魯史以助祭之故附于周頌誰謂河廣宋桓夫人念襄公作也既躋魯僖于頌不得列宋襄于風而衛爲母家其詩可附猶夫敝笱載驅本屬魯風而附在齊末魯史編詩有微意焉孔子悉仍其舊耳史遷宋世家乃云襄公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考父生當宣王時史遷之謬鄭譜足以正之乃康成又自爲臆說謂宋不陳詩亦示無貶黜客之意夫周之客宋不過如書所云作賓王家傳所云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亦足矣齊太公

丁公衛康叔牟伯唐叔虞燮父今其詩無一可考豈天子皆尊以爲客而不陳其詩乎哉

那烈祖 共四則

二詩皆祀成湯樂小序以烈祖爲祀大戊知不然者那言鞉鼓磬管而不及酒食烈祖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所謂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者也

那分四節猗與那與四句爲一節記所謂商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是也湯孫奏假八句爲第二節言行禮作樂而主祭者之敬誠也庸鼓有斁四句爲第三節言畢獻舞作而助祭者之德讓也自古在昔至末閔馬父所云其輯之亂是也烈祖節次與那畧同施用則有後先之别篇中三稱無

疆蓋尸嘏之辭居多

綏我思成歐陽以思爲語助成者成其祀事也依我磬聲石音難諧故特言之九峰書傳可參不必專指堂上玉磬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容盛而聽于無聲也第隔句連用三聲字疑或有訛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鄭箋以爾爲中宗蘇傳從之皆縛于小序耳余謂尸嘏之詞皆稱爾曰所者指時地而言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可悟秋嘗冬烝殷禮不異于周而郊特牲所云嘗無樂者觀商頌自知其謬

玄鳥　四則

序祀高宗也鄭箋改祀爲祫其說近似按史本紀武丁崩子

帝祖庚立祖巳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高宗巳稱廟號知二書必作于祖庚之世而玄鳥及殷武詩疑亦祖巳所作玄鳥爲高宗祔主祖廟之詩殷武專以祀高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有娀氏女配高辛氏帝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鄭于他事不信史記乃因中候緯書偏主吞鳦卵而生契之說漢王充宋均皆辨其誣宋蘇氏明允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余謂史遷本紀必本父談所録子由詩傳何以棄毛從鄭

而甘違其父說
武丁孫子覆蹙此語欲其繼述前人也武王靡不勝按史記
竹書後之襲號武王者獨武乙耳難於入頌武王當指武丁
重提作勢正以美其中興之功朝諸侯而來助祭也景員維
河謂景山環以大河義猶未盡按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
景亳因景山得名湯所受命之地武丁亦居之故下文繼以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也
詩凡四章後三章蒙上文作起語大雅之文王下武皆仿其
體毛鄭合而爲一固非集說分第三章爲二叚向亦疑之近
見項氏說適合鄙意

長發 五則

序云大禘毛氏無傳鄭箋以大禘爲郊祭天先儒已正其悞
祭法云殷人禘嚳而是詩於成湯已前但及玄王相土篇末
兼言阿衡据盤庚云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
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賈疏以爲周
時烝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雖本孔安國傳愚亦未敢遽信
特可定爲商人大享之樂章而已
書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竹書沃
丁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保衡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据
周公君奭篇盛稱商六臣此獨以伊尹配食當在沃丁之世
詩疑咎單作句法古奥似盤庚讀者當以意逆之
禹敷下土方絶句朱子引天問禹降省下土方爲證有娀方

將淮南子有娀在不周之北據史記桀敗于有娀之墟當在蒲州帝立子生商舊說皆非生同姓謂立子姓之國于商也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相土烈烈據左傳取于相土之東都其封域之廣可知至于湯齊蘇傳至湯而王業成與天會也嚴氏以爲適相符合之意湯降不遲朱語錄云如維嶽降神之降爲下國駿厖齊詩作駿驪余謂以綴旒爲繫屬則駿厖義取奔走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通典滑州韋城縣古韋國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寰宇記湯伐桀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日而滅

昔在中葉繼契而言則湯爲中葉矣有震且業即虺誥之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匪辜

殷武 四則

詩祀高宗説見玄鳥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
是詩第稱奮伐荊楚朱子疑鬼方即荊楚仁山金氏謂荊楚
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余于蕩詩已明言鬼方爲黔中地大
戴有云鬼方氏之妹女隤氏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
世本亦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則鬼方乃楚之外
家伐荊楚而窮其黨與是以淹師至三年之久也
毛傳云荊州之楚國也訓釋極當說詩者謂孔子斥楚而不
列其風夫楚本無風今所傳越人歌水僊操何足入詩若楚

狂歌鳳欲與之言童子滄浪亦云可聽聖人無心斥楚也且
荆之與楚本爲通稱說春秋者謂書荆書荆人書楚人聖人
皆有微意夫楚固荆州之楚也僖公元年經書楚人伐鄭魯
頌仍言荆舒是懲有何予奪于其間哉
補傳云撻有鞭笞六合之意鄭箋罙訓冐毛傳本訓深按爾
雅載晉人罙袁升菴考舊本音森森深音近實一字耳四方
之極朱子云於皇極之義尤近余謂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猶
玄鳥所云武王靡不勝也歲事來辟稼穡匪懈猶云龍旂十
乘大糦是承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猶云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也故曰祖巳一人作也
寢成孔安魯詩說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功高特新

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按帝乙所都在河北之朝歌與所云陟彼景山者似難牽合

書商頌後

戴公時名頌十二未十世而亡其七兹五頌者歷數千年而不朽乃知孔門言詩實有功于三百五篇雖秦火不能爲厄然余謂唐虞夏后之樂章亦至今散見于六籍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大章之一闋也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蹡蹡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韶之散文也左傳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大夏之殘句也自是而上軒轅有咸之

頌于休稱焉白帝皇娥之歌于年記焉要皆誕而不經者矣鄉先生有號博洽者詡余曰人知有禹貢而不知商貢周貢余笑應之曰豈逸周書所載耶以王會解爲周貢旅獒何以云不貴異物以四方令爲商貢仲虺之誥何以云不殖貨利近得夏風夏雅商雅人所日讀而不覺者商雅者何洪範皇極之數言是也夏風夏雅者何吾王不遊之諺五子之歌是也凡讀書不可死章句下何况六詩卷末戲拈數則使從我游者知所引伸觸類云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終